

觀看

推開故居的玻璃大門，柱香裊裊依舊，一派沈靜，彷彿未經世事兀自從容。走入廳堂左側，座落著三十載的木質座椅，大理石方整鑲嵌在柚木內，臥居著幾代人的陳年漬垢。祖母辭世後的半年，除了案香、古椅及相框裡擠入的幾張舊照外，她的身後物件悉數被清點釋出，屋內擺飾也續之變動。活著的，依然在廳室、廚房、樓面扶梯間移動，而逝者的氣味、飾件，便在這如常的作息之間，漸漸地被攆出空間、慢慢地淡出記憶。要在逝者的緬懷與死亡焦慮的周旋之間找到和解，似乎總得在死者的物件中爬梳出某種去留的秩序，透過儀式把肉身置入棺槨、加以火化，安置入塔，確認某些觀看死亡的距離與頻率之後，才能讓活人感到妥適心安。

一、懵懂的觀看

對於死亡為何？這個家對孩子一向欠缺慷慨的解釋。然而，未經解釋的事物，總是能以孩子的恐懼為食，尋索被人正視的地位。

仍是童騷時，我在曾祖母和她四坪大的房間中，初次照會了人生終途的面貌。她的臥房埋在屋子深處，和鄰舍僅貼著窄巷。每當晌午太陽劃過天際，破落的木窗才勉能將幾許陽光偷渡進來。除了偶而從巷隙溜進的車囂，及麻雀寥落的絮聒外，洗白矗立的牆上攀伏的也只是喧鬧的死寂。我六歲時，她就在那畝棉襖被中呼吸著、蜷縮著，徒讓禿瘡攻城掠地不加節制的鑿取體液。

一幢房子三層樓的空間挨住著幾代人。客廳、飯廳和廚房按著次第在屋內一樓井然排列，那是看劇唱歌，一家人吃飯喝酒生氣勃發的所在。其上的兩樓隔出了門房數間，祖父母、叔孀和其孩子各據一隅，掩上了門就是一方幸福與清淨。然而，曾祖母就嵌處在一樓往二樓與廁所為鄰的夾層中，只有被餵食、清洗時，才有人扭門進去。她不隸屬於房宅，只是插曲，是因著三餐才被附帶憶起的存在。

我七歲那年，她走了，按著程序入斂、燃香祭拜。她辭世的那一日，我被擱在高雄。她嚥氣時五官的肌理如何變化？意念和語言如何如游絲般浮移？又如何從榻鋪床褥中被輾轉移出？這一概空白。四坪大的斗室被打點刷洗，把她和死亡一同罄空。縱然，死亡被大人機巧縝密的抽離開來，但竹幡颯飛封棺後的那夜，我仍然惡夢連連無法入睡。

往後幾年，一家人依舊舒展存活在不同的生活空間和角色裡。聚攏談論的不外是工作疲憊、婚姻怨艾、教養難處和油鹽瑣事。一個人的殞落，和庭前茶花生息萌謝，同樣輕重。入葬那年後，她便從家人的記憶中根除，除了被鐫刻化成神龕上的一座牌位，稍稍標記了名字、生卒和身後子孫的族系之外，她曾有過的青春、為家人的付出，似乎在年老凋零之後，就這麼淪為狠狽而粗略的敘事。

人需要依附於故事才能存活，沒有再被反覆敘說的故事，就不復存在。她的生平在我腦中甚為稀薄，除了那些在四坪空間裡定格的破敗意象外，能在記憶之流，攔篩的片段其實寥寥可數。曾祖母的死是肉體的，更是精神、記憶關係上被棄絕的那種死亡。這樣的死亡，看不出存活的意義。要一個孩子，怎麼能不畏懼

死亡？

二、逃離的觀看

二十四歲的那年，母親一通電話將我從彰化喚回高雄。父親下腹不斷腫脹疼痛，已經看了幾處醫生做了無數檢查，卻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。那趟回程我還和母親按著慣例如常吃喝，然而事隔一週，父親便已茫然無助的躺臥在榮總病榻。

年輕時他揸水泥、扛鋼筋，豪爽喝酒、大口啖煙。那些愛誇口與他一道走工地的朋友，即便已經一個一個被癌症活逮生吃，但百般婉勸，他總堅信能活過七十扛百斤的自己，沒有迴避不了的疾病。然而，末期癌症總是比他強悍。肝癌不但吃掉他的身體、抹去他的霸氣，也條條地消蝕他存活的鬥志。於是在彰化工作的我，只能每週往返大半個台灣，追趕著時間蠶食後的生命殘跡。眼睜睜的見識著，癌細胞如何以冷峻、不假辭色的態度，漸次斑駁潰解父親的血氣。就在藥物再也無法馴服嚙骨的痛楚與他體內翻捲、灼熱的腹水之後，我手邊的工作也趨於停擺。

父親住院初期，病榻前親友往來繁切，床櫃邊不時佔滿水果、有機食品 and 治病偏方。看不出是病房般，容不下一絲悲觀消極的語言。訪客嘴裡總是充斥著從他人借來的脫死故事、對偏方療效的熱切保證和不知何以然的痊癒信心。然而，在避談病情進展的談話結構、閃爍的眼神和來去匆匆的探病步調中，我彷彿又碰觸到了兒時曾祖母所身陷的那種「夾層」。一群人有意、無意的以語言來防堵死亡越獄的可能。被卡在那種「夾層」中，我們無法流露哀傷、坦露擔憂。夾層以外，是訪客將會如常生活的確幸，而夾層內留下來的，則只有家屬需要自己承擔的苦難。探而不問，他們的探視是為了敦實某種人情義務，但又怕在關門轉身時，會把理應屬於我父親的死亡，攜回自己的人生。

父親臨終前的七天，病情進展已無人告問。一種預期死亡的集體緘默，在病房內刻意壓抑但卻嘈雜。父親被醫生宣判得預備喪儀的後兩天，便不再有人前來探視。床邊只剩下母親和我，看著父親如蝦般蜷曲，陷入譫妄。更為密集、更為大量的嗎啡，已經預告死亡不再是能夠牢籠的困獸。心中難掩恐慌的我，在父親瀕死的前一日，便默默執意收拾行李北返。

回彰化的路上，音樂被扭放的極為震耳，急馳於國道上晃盪的車身，像銀箭般劃過暗夜，沿著嘉南平原越過滾滾的濁水溪流，彷彿這一趟夜奔，就能逃遁死亡的追趕。因此，父親闔眼的最後一刻，我掉頭缺席，讓自己避開了原應和母親共同面對的驚恐——看他抽搐、脫水，漸漸成為一具屍身。母親說那天夜裡病房中壓籠著龐然的「黑」。偌大的病房，呼吸器、心跳儀和窗外擾動的樹影格外地清晰。她眼睜睜的看著曾經一起生活、份外熟悉的人，在時間的沙漏中慢慢蛻化成一具陌生、不能回應的軀體。她未曾有過如此深沈、具體的孤獨。病房到電梯的長廊，像區隔生死的甬道。那晚，執班護士進進出出，一張又一張表件等著填具。麻木的，無法貼切真實。唯一還記得的，只有擔架輪軸貼吻地板的嘎啞響，和她尾隨在後亂了套的零亂腳步。

回來奔喪的場景和母親描繪的有極大的落差。葬儀人員已經嫻熟的為家父刷上一層勻厚的胭脂，將其身體襯放在綢質帶香的木製柩架上。那些施針瘀青的膚

理、腫脹隆起的肚腹沒有一處彰顯。光線撚調的恰如其份，詳和的，讓一點眼淚都顯得冒犯。一個軀體從病房轉至「那種空間」之後，葬儀人員便以綿密的分工將死亡的塊壘加以肢解，將病褥上肉體的藥石氣味加以轉換。人何等需要消費這種流程，好讓死者若死若生、更易親近。

即便，在目送父親木棺緩緩輓入火中的多年之後，我仍舊覺得死亡騷亂、轄管的永遠只是他人，而與我無關！

三、近前的觀看

父親過世後的七年間，祖母深受喪子之痛和總總老化歷程的摧殘。沒人料到「帕金森」那種在書中和媒體裡談論的鬼魅會不請自來，活像怪物般逆襲一切。牠除了工於奪取人的自理功能，也嫻於挑動照料歷程的怒氣、厭煩與冷漠。祖父和她攜手共度了甲子之年，即便打打鬧鬧或有埋怨也相守了一生。然而，當翻身、拍背、如廁、進食，這些在身上的需求，慢慢成為了鎮日生活的縮寫，縱有再多情義也經不起消磨。因此，即便兒女都在幾條街廓外，能挨身侍伴的也不多。

喉嚨退化，連帶讓飲食只能仰賴流質。每天，祖父便埋在廚房裡，忙著把菜飯搗碎、熬煮，讓她一口一口嚥下。食物的選擇越來越少，甚或後來常常只是盒裝米漿便是一餐。碎解熬爛的糜質，只能養一絲生息。往昔豐腴的雙頰和紅潤的氣血，便在撮食之中漸漸流失，繼之的是雙指可以圈合的枯腕，塌陷無神的眼眶，以及疏落散亂的髮絲。

她意識清楚，開了口卻是無法辨識的廝摩雜音。起先，湊近耳朵還能從單音片語抓取語意，但轉瞬間，意念便不再能輕易打嘴裡尋覓出口。她受囚在意識深井，透過拋擲語言細索，精疲力竭卻喚不到應聲。縱然與她相視對談，聽者與說者之間也常是坐隔幾里大霧。即或零星「會遇」，泰半時光她仍是在大霧之中踉蹌獨行。當意識失去了語言為載具，人也漸漸被視為無物，雖然躋身在各式生活的作息之中，但吃喝坐臥也只能任憑他人臆測、隨性對待了。帕金森氏症肆虐的未了，食物進不去，話語出不來，生命就像一灘鬱滯混濁的死水，沒有游魚也沒有浮萍。

對她的殘老，我有太多恐懼與逃避。誰能料到，奮力從曾祖母和父親的死亡光景中，躲閃了幾段迂迴的路程之後，又會在帕金森氏症的狙擊下，接回恐懼的原點？還沒頓悟這番焦慮之前，我回南部探視她的頻率，已不知不覺由每週延遞為每月。依託工作，我找到不便南返的理由。透過匯錢盡孝的假面，我看似關切，實則疏離。迴避她，也迴避了絕望的糾纏。但，她始終沒有一聲寡情的責備，我至少始至終都是他盡孝備至的長孫。

然而，潛抑焦慮的同時，一向不諳電子設備的我，也開始殷勤用起了數位相機。每每回家，我總是不斷的為她攝影取鏡。旋回彰化後，再一一審視，剔除衰老可怖的影像。彷彿透過這些舉措，就能把她的樣貌、顰笑、語調永遠封鎖定格。但是當攝影能剔取的「理想」照片，隨著她的病況日益鮮少，我也不得不接受死亡有牠頑強的一面，那不是修圖軟體可以矯飾美化，按壓刪除可以恣意抹去的。她在病榻上配合演出，從不過問拍照所為何來，因為她深深知道展現恬靜自適的

樣貌，對穩固我即將崩塌的世界能起多大的作用。

祖母被送進台南醫院時，已經徒有薄薄皮肉。營養點滴的細長針頭，像犁具一般在其膚理翻耘出一片又一片暗紫的血斑。另一處，長長的細管則從鼻咽魯莽無禮、紮紮實實的插進體內。時間的算計，就這樣被換算成瓶裝點滴滲入血管的流速，與呼吸器上跌宕起伏的線條。除了抽痰、顫抖，生命在病榻上似乎只剩下嚎叫與淚水。

拔管將祖母從醫院載回老家的路上，我一路相伴，直到她嚥下游絲。入斂前，我與家人拿著相機為她拍下一張又一張照片。難得的安詳。我們笑著、哭著，慶賀她歷經解脫但又離情依依。她的身後事和安葬處，最終還是沒能按著計畫與父親比鄰安厝。一個月後，她便被安葬在七股的墓塔裡，那是一處和曾祖母墓園只有數步之遙、甫建方新的長眠地。

四、墓地的觀看

七股，是我未曾踏足，卻是祖母和祖父每逢清明一起祭掃的地方。從安南到七股越過國姓橋的通衢大道，不過是半小時的車程，我卻花了二十多年，才找著了曾祖母已經頹圯的墓地。在揚生諱死的家庭氛圍裡，死亡成了生命中最為晦暗可怖的面向。然而在生命的徑路裡，即便擱下再多路障，以再多迂迴的方式來閃避，死亡終究是如影隨行的風景。

生命的複雜性，畢竟不是找個「夾層」、「抽屜」，把不願面對的逕自丟入，讓它蒙塵就能搪塞了事。有些生命經驗，容不得粗魯、草率的對待，它們自己有力量、有思想、有位格，總能在某個歲月的轉角，冷不防的逮著你，讓你不得不數算、清償該呈繳的體驗和省思。而死亡，尤其是最頑強桀驁的那一種。

休假的日子裡，我總會從國道一號繞經台十七線，往台南七股的墓園裡去。正如祖母生前，我專程回安南老家探望她一樣。

墓塔筆直抖擻的站在鹽田，沈沐在潟湖的餘暉之中。祖母便安厝在四樓窗櫺謐靜的一隅。她的骨灰罈子，鑲著一張素雅和藹的相片，微微透出一抹笑意，面向無涯延展的鹽田。

春意未肥，還略帶冷冽空氣，總有幾隻鷺鷥從夕照中翳飛而出。凜冽的寒風方歇，帶下漫漫無窮的寂靜。透過眼前窄小見方的窗子，我揀了一處，又和過往一樣與她差肩並坐，我們沒有言語，只是靜默憑觀同一片天光……